

通志卷一百二十四下

驛前銘
鄭祖敷
撰

宋右迪功郎鄭樵漁仲撰

列傳第三十七下

江統字應元陳留圉人也祖羣以義行稱爲譙郡太守
封亢父男父祚南安太守統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
曰嶷然稀言江應元與鄉人蔡克俱知名襲父爵除山
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孟觀西討日擒氐帥齊萬
年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
夷蠻戎狄謂之四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

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谷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卽敘其性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彊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彊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于之朝以元城之微

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
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
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
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彊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
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
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
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
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
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

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綫齊桓攘
之存山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
嘉左社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
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
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戍卒億
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卻當時
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
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
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

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旣恃其肥彊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於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隲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軼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弊任尙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

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怙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征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彊國扞禦蜀虜此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漑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

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
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
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
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
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
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蔓
滋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
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
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民出還隴

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
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各得其
所上合往古卽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
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閼山河雖爲寇暴所害
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眾制羣羌之命有征
無戰全軍獨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
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難者曰
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
害薦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天昏凶逆旣戮悔惡初附

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眾徒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眾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逆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爲尙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

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迫其死亾散流離邊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

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
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
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瞻
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
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
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費
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
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
漢宣之世陳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

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觀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眾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厨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大彊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今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

弓馬便利倍於氏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
可爲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
毋邱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
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
亾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但顧其
微弱勢力不停耳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
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
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論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
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

施永世於計爲長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遷中郎選司以統叔父春爲宜春令統因上疏曰故事父祖與官職同名皆得改選而未有身與官職同名不改選之例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爲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而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佐吏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禮諱尊之議若詭辭避迴則爲廢官擅犯憲制今以四海之廣職位之眾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佐吏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

其位號所以上嚴君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易私名以避官職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旣全於義爲引朝廷從之轉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禮太子頗闕朝覲奢廢過度多諸禁忌統上書諫曰臣聞古之爲臣者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獻可替否拾遺補闕是以人主得以舉無失行言無口過德音發聞揚名後世臣等不逮無能云補思竭愚誠謹陳五事如左惟蒙一省再省少垂察納其一曰大行之義以孝爲首虞舜之德以孝爲

稱故太子以朝夕視君膳爲職左右就養無方文王之爲世子可謂篤於事親者也故能擅三代之美爲百王之宗自頃聖體屢有疾患數闕朝侍遠近觀聽者不能深知其故以致疑惑伏願殿下雖有微苦可堪扶輿則宜自力易曰君子終日乾乾蓋自勉彊不息之謂也其二曰古之人君雖有聰明之姿獻詰之質必須輔弼之助相導之功故虞舜以五臣興周文以四友隆及成王之爲太子也則周召爲保傅史佚昭文章故能聞道早備登崇大業刑措不用流聲洋溢伏惟殿下天授逸才

聰鑒特達臣謂猶宜時發聖令宣揚德音諮詢保傅訪
逮侍臣覲見賓客得令接盡壅否之情沛然交泰殿下
之美煥然光明如此則高朗之風扇於前人弘範令軌
永爲後式其三曰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爲德故堯稱采
椽茅茨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身
先物政致太平存爲明主沒見宗祀及諸侯脩之者魯
僖以躬儉節用聲列雅頌蚡冒以輦路藍縷用張楚國
大夫脩之者文子相魯妾不衣帛晏嬰相齊鹿裘不補
亦能匡君濟俗興國隆家庶人脩之者顏回以簞食瓢